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莊集卷四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貢生臣王兆泰

雲莊集卷四

宋 曾協 撰

銘

求己齋銘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學者方其未知自反也但知善之為可欲而已一朝反求而得之始信其為己之固有而非外鑠我也學而至于信止矣自此以往充實之而已耳夫人之患莫大于己小而物大內輕

而外重已小而物大內輕而外重則見紛華美麗而慕過交錯糾紛而惑當貧賤而病處富貴而泰威可以奪貨可以取此皆不知求已之過也若夫日思其所亡而去其害之者真積力久其成也自反而縮內省而不疚弱者以剛虛者以充三軍莫能陵千駟莫能誘寬以居之安以行之于書也博觀而無所流於人也泛愛而無所狎斂之而一身治廓之而天下平窮達猶是死生猶是然後為得也古之人必先志其遠者大者要其所成

就雖未臻其極後世猶不可及者用是道也然學此者豈有他術哉本之經史以深固其根荄之子集以助發其奧優而游之饜而飫之以求其所自得者然後以已之所有觀古人所言所行之得失如秉權衡握繩墨輕重曲直之不可誣也力有餘日有暇騁辭措意于文章議論之繁辨疑考異於形名度數之末而學者之事備矣小子炎年十有五始志于學余懼其聞人之長而起歆起羨望道之遠而自暴自棄而不知其足乎已也一

日求名其讀書之所而告之以求巳小子勉之古聖昔賢豈欺我哉有為者亦若是耳夫銘以訓之非父與師其誰宜為銘曰

維學之初貴夫日新取巳而足匪資于人方其求之在物為象養其梧檟干霄直上不治茅塞助長苗槁耘耔待時實茂實好于以絃誦于以游息寤寐賢聖左右經籍渾然紫覆孰發孰啟是誠在我其憤其悱斂衽危坐收視反聽叶簡編在前如覿日星歸宿於道應對以文

博毋欲戚約毋寡聞毋怠而畫毋忽而疑往歸而求將有餘師

辨

李泌辨

無事則能治民有急則能將師投之羽檄紛糾之中而不亂用之饑饉師旅之後而不窮凡此者世之所謂才而富貴之所歸也天下之大計安危之至算爭於毫釐杪忽之間如是而為利如是而為害思深而慮遠唯靜

者能之官尊而禄厚身安而名尊有初而有終惟無欲者得之何則人之智固如是也畏心撓之欲念汨之惟静者能去其蔽富貴人之所欲而吾不以為事果利害明而大計定雖不求位位將焉往古之人以是二者而得之者子房李泌是也子房得漢高帝以為君適當與秦項並争之時吞羣雄而得天下故子房之功人不敢議李泌出非其時事非其君入朝而邪慝見嫉納諫而君不盡從故其功名不及子房而議者病其以恠自置

而史氏因而實之至與王嶼黎幹同科斯亦過矣又謂
肅代二主不以宰相器之夫泌願辭官而以客從宰相
豈泌之所好哉富貴來逼耳豈阿時君者哉且德宗之
所信者陰陽巫祝時日拘忌耳而泌豈嘗為大言欲致
神仙如文成五利者乎豈嘗淫祀而祕祝明鬼道而挾
禁方如繆忌公孫卿者乎豈嘗治藥而好鍛行險儌幸
如柳賁者乎其傳之所載舉無是也其從容風議皆事
君之大節經國之常道料敵之奇計安天下之遠略與

夫骨肉之際智者不能言勇者不暇謀者也至于不信桑道茂奉天之驗以謂君而言命則桀紂也不復賞善罰惡矣使泌因德宗所好以進獎譽道茂以自神其術其肯力詆之乎泌之所慕者沖虛而寡慾正如子房辟穀導引之事耳子房得黃石而祭之至與之並葬又欲從赤松子遊又可以為怪乎子房不肯直諫而泌數忤貴近與陳父子之際不為身謀然則愛君之忠又未易優劣也

書

辛巳上時相書

正月某日右宣教郎前監分差鎮江府諸軍司糧料院曾某謹齋沐裁書百拜獻于平章僕射相公閣下某聞進言之難自古然也高之則張皇而不可聽卑之則會萃而不足取是言之果無益於人也歟蔑一言而得之於堂下阮瞻三語而置之於幕府名位之相遼貴賤之相求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此雖然言之難莫難於今

之朝也非為忌諱壅蔽而不欲聞也非有聲音顏色之拒人也而其所以難者何故特以海内乂安朝廷清明百官承序盜賊屏迹又何用嘵嘵然多言為也某聞三代之盛時莫如成周而周公之詩曰廹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方是時囹圄空虚者四十餘年越裳氏重九譯而至制禮作樂以文太平之時也何陰雨之足戒何牖户之當謹耶此蓋聖人當極治之時恥一事之不舉於持盈之際為萬世之遠圖長慮却顧殆過於

搶攘紛紜之時也某竊料閣下以周公之心為心而某願有言焉今事之大者不可以誦言而其可言者有四一曰正風俗二曰重命令三曰擇計臣四曰戒獄吏某聞今世之患患在於民志之不定自輿臺以上皆有侈心此最有國之大患也古之聖人謹上下之分宫室有制輿馬有度衣服有章器用有等人徒有數凡為此者豈奪民之所願而强其所惡者哉誠以為物之生有限而人之欲無窮以有限之生而給無窮之欲安得而不

屈是故汲汲於明分者無他將以兼足天下而已耳易曰辯上下定民志夫民志之不定自常人視之如不甚急而聖人深憂之丁寧著之於經以謂民志定則上下辯上下辯則財力有餘而天下不臻於富足者未之有也古者五十而後食肉七十而後衣帛今也自童稚時宴然家居而享侯伯之奉閭閻之人綺襦玉食競為侈靡嫁娶喪葬率踰禮制力有不足則疾視其勝已者而求其財力之有餘盜竊之不作不可得也或者乃以是

為迂闊之論嗚呼世之所以望於閣下者豈為區區錢穀甲兵之間哉今主上克己自勵躬尚沖素以風天下不為不至也願公卿大臣奉明天子之德意倡率之於下毅然力行以示四方庶幾風俗一變家給人足太平之極功無大於此某之所謂正風俗者此也某聞戯令者誅益令者誅不行令者誅留令者誅不從令者誅令之下如渙汗如流水如雷之不一如風之不再夫惟不出出之必行夫惟不發發之必達何則其慮之也審則

其從之也易其事當於人心則人皆鼓舞而趨向之今也朝廷急於求言從之如轉圜盖千載一時也而人之智慮未必皆精議論未必皆當悉舉而行殆無遺者然是之於前或非之於後從之於暫或革之於久或未見其利而已受其害或得其一而不得其二郡縣格而弗行吏胥舞而為姦遂與良法美意德音明詔併為文具無祇恪奉行之意良可惜也國家法令明具所患者不能推行之耳固不在於紛紛也某願一令之出反復熟

議極其利害而後行毋輕出令而郡縣之吏毋擅沮令
毋輒議令如此則下知所從而上之作命不為虛文矣
某之所謂重命令者此也某聞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
以聚人曰財故財計者有國之最急而令之所宜先也
倉廩既實府庫既充可以固根本可以施惠澤静而守
成則可以修禮文動而禦侮則可以抗威武惟所欲之
無不如志國家政本惠養變政易令歸於裕民每下蠲
復之詔盡罷無名之獻為移東就西之說者無有也陳

損下益上之術者無有也美則美矣然矯枉者或過其正商功計利之臣人恥名之理財之事幾至於不講左支右吾玩歲愒日聖上時出內帑以佐國計甚盛德也然非經國之遠圖數年以來掌計之臣更出迭入席未煖而輒去算計見效何所得也故責成莫如久任久任莫如慎擇規模先定按圖而求之耳不知今日金錢粟帛所從入者歲凡幾何廩給之度賜予之節歲又幾何其盈虛之數凡幾何為水旱之備者又幾何前人之所

謂會計録者嘗有之歟某不得而知也若或未然願閣下少留意焉擇之慎用之久毋苟歲月毋懷顧望則一登再登三登之數當見於今日矣某之所謂擇計臣者此也某聞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刑辟之設聖人禁暴止姦不得已而為之者也故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欲得其情五聽之所及三刺之所加如斯而已矣不幸而索罪於箠楚之下固已遠矣桁楊刀鋸陳於前徽纆梏拳列於後而人始

無所措其手足矣至或巧為鞫囚之具慘毒萬狀見之者膽落聞之者心悸甚非聖世之所宜有也使所治者皆姦猾巨蠹何為而不可至於情偽未分迹狀未具將於此乎求之孰謂內無善良懦弱之人而畏威誣服者乎使獄吏善聽耶舍此亦可以得之矣如其不然其濫及善人也多矣當戒者未戒可毀者未毀傷敗和氣莫此為甚孟子曰國家閒暇明其政刑此正無事之時所宜深思而痛革之也某之所謂當戒獄吏者此也凡某

之所言朝廷之上已講究而施行之則某為喋喋矣不然則千慮一得不為無分毫補也某不佞生於宗緒頹落之餘自束髮以來妄以振起為任誦古今考成敗不可謂無其志也少蒙尊親之教育長聞師友之議論亦不為不多矣而資本頑頓迄不能自致於名流宦游蹭三十年困躓朱墨間昨者受代造朝適閤下參大政始得登門闌聆謦欬望顏色忘其疎賤以書干下執事首蒙陶冶而成之使廁足於亨途之上某之受大造於門

下也備矣恪居官次二年而復代歸伏遇閤下親秉機軸密運化鈞其所以造化生成之力與前日不侔矣然而門下之士才俊滿前得之某也未為重失之某也不為輕譬猶江湖渤澥鳧鴈之去來何計於少多則某之區區願曳長裾於門者果能動閤下之聽乎然而某聞之古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某之不肖何足以知此方今聖賢相逢百廢具舉苟挾一藝莫不治其業以赴功如某之愚亦願出寸長薄技以無失乎斯時者葢亦不

為過也樽櫨侏儒有用於大厦牛溲馬勃見取於名劑螺甲可以助椒蘭龜殼可以齊彔象孰謂以其之賤而遽棄之乎某之所向而閤下不念之乎姑誦其言而聽命焉不宣

上張同知書

正月十五日承議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曾某謹齋沐裁書百拜獻于樞密同知閤下某愚無似其敢自託於先世之緒餘言之則近於不知愧不言則心之精微

無以自見雖然不敢誦言於他門而輸之於門下其亦有意矣敢終言之閤下試垂聽焉某世家南豐自高曾以降當時先生長者知推與之其於推轂天下士不翅如饑渴之於飲食故陻阨隱淪之賢與夫一時之秀往往得之而名益彰流風遺俗于今未泯也某不幸先大父捐館舍一星終矣而某始生生五年而又喪先人甫冠而諸父無存者其淵源所漸蓋如斷潢絶潢也平時負抱手澤慨然永歎而已若夫自暴自棄以為先世之

辱者雖顛沛萬狀猶不忍為持是心以往庶幾先友之
不吾棄也又自惟念古之人得其父祖之傳不必耳聞
而目見之蓋有假之他人而終萃於吾宗者如魯孔氏
是也仲尼之没子思之年不載於傳記而伯魚死於夫
子之生存是子思生久矣猶未若某之聲容不接也然
子思請疑荅問不見於其先君子之書則其弱可知矣
不然以子思之資長而立於賢父兄之側傳道授業當
不在游夏後未知與顏氏之子如何耳天將付斯文於

孔氏也曾晳為父而子輿為之子是曾氏世有人而孔氏之所資也子思不得其傳於父祖而得之於子輿是無異於傳之其父祖也某之愚何敢言此然生世四十有四年矣平生聞之於長老先正殿撰公正言直道勁氣高節撓之而不亂涅之而不變挽之而不回抑之而不衰其所成就如星日之在上而山川之無終窮也當是時先大父道同志合上下其議論先後相汲引而期於古人之域者也今曾氏寖衰而閣下德名之不替功

業之是似闕百聖質鬼神而不可誣也是高門之獨得其傳也夫前輩之立於世膏馥之所沾溉清潤之所淪浹隱然氣象望而使人之意消者某未之見也且某既不獲親傳之父祖矣又不能即先友之世得其傳者而求之是忘先君子之業也是不得從先君子於九原也某實懼焉恭惟閣下功業塞天地聲名昭日月高卧鄉里視富貴如浮雲而世挽留之夫利害交於前而心不沒於利者古之人有能之張子房李長源是也臨大節

斷大事舍斯人其誰歟此聖天子以此委之閣下而四海之人舉屬望焉某於此時始獲登門將抽毫進牘為短章大篇道古今譽盛德以求閣下一盼之遇耶某所不忍為而閣下之所惡也將開口論利害援古今列成敗粲然如組繡之成文章了然如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某不敢先且意閣下之不乏斯人也獨以先友之世得其傳者惟高門為然心悦誠服不自知其足之及門也以平昔願見之心相望乎千里之外始得備數司存居

德宇之下儻辱念其先君子之末緒數使趨拜於左右而仰聽其議論或以為可教而幸教之庶幾失父祖之傳而復於高門得之則其為賜宜無大於此者矣先君子有知實寵綏之嗚呼不知者又以為閤下持黜陟之柄將以為階取爵禄之資此非某之所志亦豈所望於門下者哉閤下之所以賜某者不在是也伏惟深察而垂納焉不宣某皇恐百拜

上黄叔愚主管謝墓銘書

八月日具位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主管學士閣下
向者蒙示所製先妣墓銘一通伏讀號慟哀感兼極夫
銘之為傳後之具也尚矣古者於器不於墓於生不於
死戰勝而功著事建而名立則必於此明示得意如臧
武仲所謂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者皆是也其旨主
於耀當時而震後世固不問其作者之誰何後世因其
人之歿平生毀譽之既定然後枚數縷陳之銘之石而
納諸墓其辭加哀焉後世誦之乃與史氏相表裏其卜

異時之信否則視其秉筆者賢愚何如耳雖然男子之自見於世也易達而立朝也言語議論聞於時施為注措見於事窮而在下也猶有鄉國之所評友朋之所稱言出而人誦之行成而人師之不患乎世之無傳也若夫身居閨閫之內無游談揄揚之助不與於立朝治人之事雖有高材盛德宜見稱述非親與故蓋不得而知之矣不幸而生世不諧困阨窮陋以死非親則故其誰哀之苟能知其賢而哀其窮而力不足焉則雖言之尚

誰傳伯姬共姜最處婦人之不幸而其令名卒與天壤相敝若以酹其生平之不遇者詩與春秋表見之爾仲尼之所取而後世黙不敢議雖然此非今人之所敢希也其或與親與故能知而哀之以當世之望力能表而出之而為之銘則亦可以慰九原無窮之悲矣此某鄉者所以不敢捨門下而他求也先妣不幸禀生多艱幼則其家困於小官既嫁則舅在謫籍從夫而夫喪從子而子夭向使其為男子以彼材德必能自樹立於世而

屈三從之美所從輙無禄早世顛躋困阨有如是甚者耶晚節末路遺體幾盡獨與不肖之幼子處其子進不能處高官大位以為親之寵退不能殖貨財以豐其家以解親之憂又不能取英聲顯號以光榮其親前二者可以諉之命也有所制而不得騁也後者某將安所逃罪以是為親與故者莫不深哀之而執事者特甚焉閔其葬也而相之以哀挽閔其無以識其墓也而錫之以銘詩悲夫玄堂既掩日月有制食粗而衣菲者不可以

為常矣怵惕悽愴之心未改而所樂所嗜之薦有時矣昔之訓誨之音撫憐之色不可得而聞見之矣其所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者容貌在於畫像行事在於銘文而止耳而執事以至誠惻怛之心精確顯白之文摹寫其精徽拜賜之日怳焉如再獲侍栝圈而聞謦欬不自知其涕之流也雖然某之所望於門下者豈以其書之咫尺之石庶幾於陵谷遷變之後始有以聳動於人耶直以為執事之文必有傳於世至平日陪侍杖屨竊聽餘

論許與必公其見信于人也決矣誠可以償先妣生平之不幸而稍追其孤之罪戾則執事之所以見賜於存沒者豈有既耶瞻望門闌無由鞠躬以謝而拜送書於庭惟執事諒之不宣某皇恐再拜

序

送王景文教授歸江西序

某族子熹頗有大志喜交天下奇偉士嘗為余道郭從范王景文李粹伯之為人雖未識面常往來余懷也前

年客郭城始得從范裯人中往來日相親一日過族子家而景文適至是年冬官京口則粹伯又先在盖向所慕愛者一旦盡得之為交遊今年從范無禄早世而粹伯景文始同擢第以歸徘徊于大江之濱二公驟相過其也幸輙介處其間記景文初相過時微有酒所議論逸發粲然成文章邁往之氣鬱鬱出眉宇間其於是知族子之言不吾欺也當是時景文名滿天下要官大人猶忘勢願交而其廹行役不暇也今幸相遇于此暑風凉月舉杯

以相屬登高臨深攝衣以相從豈非天耶每念取友之難而會合之不易也聞其來輙挽不聽去屬其談惟恐止也又時為䕶出詩騷古文雖體裁之不齊而位置施設各當機杼每愧歎彌日始知曩時得景文猶有所未盡也嘗與之上危亭撫江山豁然以驚怡然而嬉曰天下壯觀盡在是矣酒酣起舞迴立四顧則又悠然以思愀然以悲曰古今一山川也曩之陳迹了然在吾目中而其人不可得而見景文者豈若夫騷人墨客悲傷憔悴而為是言也哉景文胸懐朗朗疎眉而哆口頎

然有丈夫之表腹如挈而背若負也然則其任大也固宜景文勉之氣之養也愈深則其發也愈奇術之擇也愈審則其用也愈精使後之人登斯亭覽故迹抗懐遐想知千載之上有王景文者書竹帛而上鼎鐘慨然有不同時之歎者必自今日始而某則親周旋其間又自知其幸也是為序

記

大愚堂記

子章子啟山林於具區之上環亘百畝亭觀相臨徑術

相錯仰有蒼翠俯有清泚四時草木行布而族别夸奇而競秀升高視下間見層出章子樂之益種秫以備酒材畜魚以供膳羞果蔬薪槱取足於畛域之内而擇其地之中結廬以為家朝於是夕於是冥然不知歲月之遷流而外物之可羡也廼名其堂曰大愚而謂客曰吾聞古之愚者多矣坐進此道終日不違者有如顔淵卷舒無方知不能及者有如甯武子是皆抱賢人之資以愚自託者也我則異於是其行于于其處遽遽不知功

業之可慕與爵祿之可趨得喪交於前而無所擇事物接於心而無所居蓋天下之真愚者也今吾築圃以自休揭之居室以沐浴於斯言其可乎客曰有是哉夫子之能名也吾悲夫智之為累也夫人之生四支百體筋骨綿絡至弱也利害誘於外思慮動於内物交於物日自戕賊甚矣智之害吾身也天地之間人物錯居而惟機心之為勝人偽興而天真遠剽攘爭奪將無不為也罟擭陷穽將無不至也智者滿於天下而天下之人始

踧踖而不安甚矣智之害天下也其於己也所得不足以補所喪其於人也所利不足以償所害夫子知其然望其末流而塞其源息迹滅影以愚自全此老氏所謂盛德而仲尼獨以回也為賢者歟雖然愚而為詐愚而好自用愚而不及於中固非夫子之所病也若夫坐於堂上離形去知墮支體黜聰明恝然游於物之初則彼所謂智者固不得而累我矣而此所謂愚者亦安得而名之耶章子掀髯一笑而作客因書以為記紹興已卯

十二月戊戌南豐曽某記

强衍之愚庵記

吳興郡擅水國之勝爲東南冠背城而南舟行不再舍水廣而益清山逺而益秀浮圖倚空邑屋合散曠澤砥平引睇百里仙聖之所遊而幽人之所家也余之友有强子衍之樂乎此乃即先廬之舊而新之藩籬縈迴窻戶簡素奇花大樹植立就列相方視址不改其故而幽情野態如在世外强子日逍遥乎其閒種蔬于園題曰

抱甕開軒南榮名以照滕直居室之後越回塘為北渚築臺其末以領溪山之竒燕坐堂上隱几而兩忘引觴而徑醉兀然頹然萬慮俱盡雖千鍾三旌不汝易也而顧謂余曰將以愚庵名吾之居余且應且疑曰强子以智稱居官所向治辦餘慮之所及視夫人相什伯也為之長者譽其能雜然無異辭顧欲以愚自名得無非其實乎敢請其說强子曰噫人之所甚樂莫過乎安外不為耳目之所惑内不為思慮之所耗安矣不可以有加

矣虛明寂靜內心不生外物自遠此得道者所能而無所適而不安者也貧富貴賤形于外毀譽是非交于前衆人窮日夜騁智巧以與物競而愚者胸中懵無分別此亦無所適而不安者也得道者非吾所敢望以愚求安吾之志也余于是喟然而嘆曰强子求息於愚者也萬物芸芸各有所息日息乎夜月息乎晝農息乎冬行旅息乎夕而况于為君子者乎且强子亦知愚者之樂乎疾雷破山呼聲動天而不能震聵者之耳神鬼變化

大地涌沒而不能駭瞽者之目存亡得失哀樂好惡相尋于前而不能入善忘者之舍蓋其能動者人也所不能動者天也靜可以制動恬可以養智人為盡而天真全善刀而藏則芒刃不頓離婁索珠而象罔得之又安知大愚之不為大智也乎强子其知之矣余與强子相謂内兄弟其相友也久憶往見其年甚少時清夜人寂焚香默坐蓋有意于靜者長而涉世知味著之為非去健羨絀聰明而自息于愚亦其本心然也昔者洙泗之

間子路之勇子貢之辯於道無閒焉而得其傳者離形去知者也以魯稱者也余又以知强子之進乎道者也異日有得將為子賀因書以為記乾道改元十月日南豐曾某記

超宗道人妙用庵記

超宗先生居妙用庵中千變萬化四通六闢或生或殺或縱或奪點鐵成金指南作北横拈倒用於法自在如摩尼珠隨現五色如老大悲千手現前無有間斷無有

疲勞無有窮盡歡喜讚嘆比比皆是時有無得居士致問來者汝亦識所謂妙用者乎先生泊然太虛無所附著杳然深淵不見源底如金剛杵觸之者碎如大火聚近之者爇徹內徹外了無一物石光雷光滿虛空界不見蹤跡如世伎兒幻出物象適從何來可駭可笑如張空拳誑嚇小兒啼止張開元無所有識此乃為識妙用者咄哉來者先生微露頭角使汝猶得見聞萬一收捲波瀾銷鎔劒戟坐斷要津塞却脣吻汝又將於何見先

生耶昔有維摩詰者不披袈裟不去鬚髮遊行俗間為諸菩薩聲聞解去法縛將釋迦世尊慈悲救物所立教言一一掃除不遺餘力名報佛恩又將見大見小見遠見近見淨見穢見聖見凡一切分别破壞淨盡名度衆生若但以取香積飯斷妙喜界有大神力觀維摩詰未為知音今者汝復欲以此觀先生耶若能於無作用時常相對面不為幻軀之所隔礙始知先生終日為而未嘗為終日言而未嘗言妙用縱横不離當處開大施門

不虛設矣居士一日謁先生於是庵謂居士曰汝其記此聞命之次奮筆直書雖然一點一畫箇中容受不得先生終日說法一毫也説不著而況引紙濡墨文彩愈彰去道益遠讀之者須知居士不曾作如是說庶幾免相負累乾道元年十一月癸酉無得居士記

直節堂記

王子居室之東南鉅竹盈畝蔚然而青油然而澤頎然而長身過其下者視為上行為遲清風爽氣迴薄襟袖

間如執熱而濯負載而休倦遊而還故鄉也然棄於一隅有斯須之愛而不可以常也王子病之迺即其北為堂四楹宏敞靚深以燕以游向之林立者一旦森列庭下因指謂客曰草木之可録者衆桃杏李梅之華盛矣而不足於清蘭芷莛蘺之質清矣而不足於勁吾所取友其惟此君乎將以直節名吾堂子其為我記客曰噫彼之見取於王子者其必有道矣夫求箭者於會稽觀笛者於蘄春度杖者於卭崍東南之美並周於天下材

則材矣衆人利之而好事者不忍也色涵煙露聲挾風雨檀欒嬋娟生意媚好美則美矣好事者悅之而非君子之所敬也若夫干霄而上不待矯揉遂其天資而無所屈不為欹形詭狀勾身側足以相媚悅寒暑猶是榮悴猶是凜凜乎志氣之不可奪也超超乎其忘榮辱也其使百世之下懦夫有立志者歟其折而不撓近古社稷臣者歟斯王子之所為敬也耶不取其姿而取其意不取其意而取其德愛竹一也獨得其遠且大者豈知

之極深者耶豈王子之所存固然耶始竹之植乎此也杖屨之所不留觴豆之所不至翛然泠然不為無人而改也今去几席不能尋丈人意則異矣而竹猶故也又見其終身不易其操者耶其見取也固宜王子宦游再終星兩為縣公以能見稱抽身於公府息駕於私室而綮然輝光發於草木又能託於物以自勵其志遠矣凡人之寓興多得其近似之者因是可以觀其人吾願王子勉之以有成也自今以始朝於是夕於是俯仰乎高標游

息乎清陰英華膏潤淪人肌骨將日與之俱化而不自知也其漸人也速感人也深王子之善取友也王子曰是吾心也客曰未也歲晚凝冱萬物改色嘗試與子坐於堂上下有挺然自若强項風雪中者舉目得之欣然領會子其於斯時乎取之王子逌然而笑客因書以為記乾道丙戌三月既望南豐曾某記

棣華堂記

余築室龜谿之上長樂林夫子踵至暇則相從游一日

語余曰吾之友有髙君者居於渝上其先人以文材被薦揚以忠節死王事髙君與季處傷夫遺體之不可復益矣則交相砥礪共甘苦以終其身又於所居之旁闢地以覲游名其堂曰棣華志可嘉也子其為彼識之余逡廵對曰余雖與髙君未際也不知其人視其友髙君之為端人也必矣敢誦其說夫子則擇之夫三荆之感足以還離居之心束箭之譬足以堅忍死之託況於棠棣之詩小雅之所賦周公之所嘆而孔氏之所取也哉

命物以託興揭名以見志至矣夫其用心也余知夫髙氏伯仲之居是堂也偶坐儷立以交其驩徘徊游息以同其志豆觴弦歌以合其樂至於春草池塘之思夜牀風雨之適則必相恱以相親也陳之以詩書觀之以圖史設疑問難以窮其所當然研究曲折以求其所指歸至夫會意也涣然而信驩然而喜則必相資以相成也惟其先人之德善勞烈忘其身之謀而徇于國家以壽夫後之人凡起居飲食之間可不知其自也耶穆然而

深思悄然而長懷則必相泣以相命也士生於世惟出與處處而在野則養生治性睦婣族接隣里鄉黨無間言出而仕於朝則蹈義赴節全其令名不為先人羞以至為酥為酪之稱得龍得虎之目則必相勉以相期也志立而行益成業廣而名益彰積善在躬寵榮隨之異時高車結駟並驅於里門鄉人父老聚首而觀合辭而嘆則又相映以相耀也是數者舉類夫棠棣之為華枝葉之條達跗萼之固結相承以相輝者也禹氏之有聞

於時其必自斯堂始矣古者聖賢之進乎德也凡盤杅几杖皆銘之今則接武堂上仰視梁棟間而大書在焉退而求夫每事之必稱則伯仲之好愈久而愈堅雖至於數千百年可也是亦進德之微意而可為高氏賀者也匪惟高氏之福也凡過高氏之廬屬目於斯皆將有感焉是又可以為夫人之勸也然則命名之效豈淺淺也哉若夫棟宇榱題之制廣袤尋丈之數帶以臺沼繚以經術松竹之行布花草之錯處登斯堂者當能賦之

乾道六年四月三日南豐曾某記

書後

書柴鳴舉易索隱後

聖人之言由近以及遠推見以至隱蓋善誘之道也後之人志其空言而遺其日用使學者不得其門以入幾何其不怠且廢也傳六經者往往如是而易最為甚夫易之為教二卷舒而已矣剛柔高下消息盈虛存乎理屈伸進退出處語默存乎人此一經之大凡也柴氏之

書因而明之於事爲交際之間世我從違之際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近而易曉如指諸掌于以保身于以經世于以體常于以應變無一不與易合而咎悔自遠矣之獲用於世豈不較然明白也哉夫經者常也使須臾而可離烏乎而爲常然則求易之用者當自此書得之

書陳池州芝亭記後

梗楠豫章干霄而直上任棟梁庇牛馬然其生也以根荄其植也以耡耰金張許史之家山林苑囿指顧而就

名花異卉無不可致然栽培灌溉力屈而後有得雖皆資于天地之和氣類非尤假詭異不知其所以然者也夫心之精微苟有諸中山川鬼神實知之于是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陳氏之墓松檟成列而所貴者芝也若夫狀貌奇特黃如紫金赤如珊瑚而光明如堅氷蓋合于神農草木之經此又不可誣者也草木之類多矣神仙之書獨稱芝田而以芝為茹者商山之四皓也自漢書考之不言其所終而世紀其為橘中之游變

化恍惚盖古之得道者古人云三世忠孝可至神仙自昔以往登道家之籙者未有悖乎此而得者也池陽郡侯恬淡寂寞而謹于奉先闡陰陽不經之說以身任之盖其用心不期合于神仙而自合者則乏所為生從可知矣抑又聞之先正賢良以布衣言天下事登殊尤之科負經綸之業名震四海而身殁于擯棄其積之之厚豈止發為瑞草以為子孫誠孝之報而已哉將見文獻相續夸一時而名後世者當以是為信

書鄧器先所藏蘇帖後

元祐初俊傑滿朝劉安惠公入居丞轄而東坡先生將修啟為賀蓋二公玉堂對直之舊也斯見一時人物之盛器先聞斯帖有在力致以歸櫝而藏之以永兩家之好可為故家之勸

題侯齊彦樂府後

經世之書六詩乃與禮並夫正君臣辨上下安國家遠禍亂禮之為用大矣而詩以空言配之何哉古之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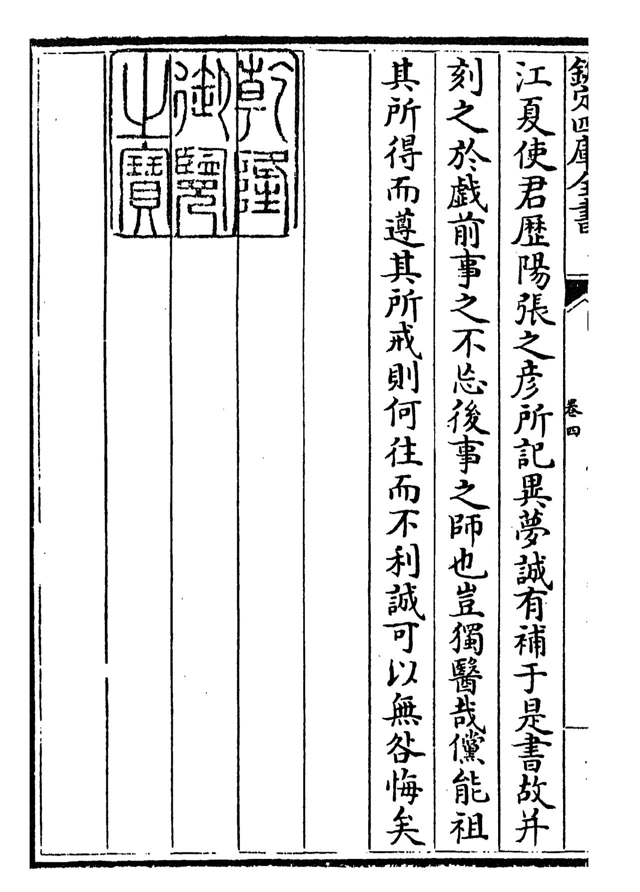
攄下情必以詩通政事必以詩考風俗必以詩正得失必以詩觀休咎必以詩悲憂愉佚皆於詩得之三百五篇皆有為而發不肯徒作當是時内有太師之職外有采詩之官汲汲然唯恐言之不予聞也其於治道豈曰小補之哉春秋之先王澤未竭而詩未亡者舉如是也三代既遠其或誦晨風黍離之章猶能感文侯之心全天性之恩是猶得古人之遺意夫制禮防於未然采詩救其過差其並行也固宜後世文人排比聲韻流連光

景為人作容姿不幾於倡優畜之也耶詩之為詩至是微矣余之友侯齊彦自其少時以篇章知名得之者摭其華咀其味而已一旦出樂府十九篇簡而當直而婉惓惓而不傷耿耿而不迫其志在於轉而上聞非為取一時聲名而已也意氣格力盖餘事耳嗚呼庶幾乎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者耶使齊彦有列於朝盡行其言尊主庇民其不為謟笑取容之語也必矣詩以見志余於是乎取之南豐曾某書

題本事方後

某伯父諫議公紹興丙辰歲守新安叔舅強常州在焉而幕中有許叔微知可老于文學而尤深于方書伯父甞有奇疾于是良已某始聞其賢恨未面也後三十年乃得此書于士大夫家皆推已然之明效以告後之人使之據舊以鑒新言古以驗今截然易曉不待精于醫者而後能用之又知其用心之勤且博也某乾道癸巳假守零陵因鋟木置于部中以廣許公濟衆之志又得

江夏使君歷陽張之彦所記異夢誠有補于是書故并刻之於戲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豈獨醫哉儻能祖其所得而遵其所戒則何往而不利誠可以無咎悔矣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莊集卷五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李光緒

雲莊集卷五

宋 曾協 撰

狀

左朝請大夫前知建昌軍陸公行狀

公諱時雍字堯夫世為嚴州淳安人曽大父某大父某潛德不仕父某始以公貴贈右朝散大夫公幼警敏為嬰兒時已不凡能以指畫字問人七歳知讀書十三能屬文鄉先生往往奇之大夫公以告其家人曰此子他

日大吾門汝毋憂貧年十四丁外艱執喪如成人退即夙夜強學期以起家三舍法行公始游鄉校比比居高等始有聞于時諸生日廩食縣官公自取蔬糲而儲其資以歸養既而與貢書居上庠閱七年有詔釋褐賜上舍出身方臘竊發太夫人在鄉邑公時未注籍聞盜即日馳歸越明年始以試學官中選得福州教授秩滿改池州訓導不苟所至學者歸之入為祕書丞在館二年求補外以便迎養得通判湖州是年天子祀南郊澤流諸

臣太夫人年踰八十矣躬享封號捧詔拜舞起入為壽母子欣欣聞者歆豔謂公孝養誠篤率如其志云湖州自軍興以來事出一切差其民之貧富使入粟縣官而予之直督索同賦租官私俱病至是公請于州積錢于場與民為市未期月而足民不告困郡人至今賴之其餘去害就利者類如此秩滿求奉祠以養無幾何太夫人感疾公憂形于色晝不飯夜不寢以致力乎醫藥既遭艱棘銜哀柴瘠每慟幾絕至負土石封其墳不茹葷

者終喪焉鄉閭父老交口歎嗟以詒其子服除通判襄陽府襄陽新免兵革民未土著公勸課勞來撫摩瘢瘵朝廷之德澤無所壅疲民以故不轉徙簽書樞密院事詹公某以使事出疆會公還朝因請掌記室歸報除知建昌軍虔州戍卒嬰城叛鄰郡多乘時科斂官吏將效之公弗聽至以利害怵公堅不為動旋踵賊平諸郡騷然而建昌之人不知也先是禁旅闕以故事選州卒之丁壯者檄至郡郡兵不肯去鄉里至流言相驚公獨傒上

其事朝廷是之命姑毋至江西建昌阜繁為一路劇盜賊出没郊野為民患公至設方畧明賞募無閒久近皆獲獄訟或累政不能決者一問情輒得郡中駭服先是造舟于溪歲數毀征諸往来者以贍其費卒徒利其贏至所取無藝公至一切禁絶且出庫錢以更之官鬻酒于民强民之有婚喪者公至悉罷除之代還百姓涕泣遮道不忍其去云紹興乙亥歲公年六十有三矣以是年四月十三日卒于湖州烏墩鎮之寓舍公醇厚端靖

內外完好心平而氣舒雖久處者未嘗際其喜怒對賓客清談亹亹不及榮利見者不自知其意之消也閒居終日襟抱冲澹寂然若無意于世者而中實明敏遇事洞見無所遺為文援筆立成典則而麗讀者厭服家多蓄奇書盡得其指歸平生操行過人發于至誠無毫髮欺偽雖家居淡泊卒以濟人利物為先每告戒子姪即曰惟忠惟孝可以立身惟廉惟慎可以涖政吾自入仕槖饘取給縣官每自反思所以稱是者未能也汝曹其

勉之與伯氏處既老滋益恭始任子舍其子耕老而官
其兄之子曰及吾兄之生存也至公之歿耕老猶未官
凡內外姻戚賙其不足而字其無所歸者不為戚疎之
間嘗曰我常欲買田數百畝為義田盡収宗族之貧者
以畢吾志吾家非所憂也其為郡無暴政無矯情以清
靜為治所至晏然平生不問生產身雖宦達所以自奉
不異為書生時去郡而歸槖無餘金居無尺椽寓居環
堵之下湫隘囂塵若不可堪忍而公安之泊如也早歲

通六經至老探賾益深而尤覃思于易貫穿孔孟出入釋老以求其所自得者每一會意信容德色睟然見于外汲汲相告語葢所志者治心修身之要非若俗儒獵取華采為文章而已也病革時公之壻宋某開説云云公曰了此久矣毋多言葢其所以處死生者如此公之所居鄉鄰愛之雖庸夫賤隸無異辭聞其歿往往太息泣下夫人安吉朱氏先公卒男一人耕老女二人長適宋某公姊子也嘗以進士舉于鄉次適林森業進士其

家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湖州吴感山之陽從君志也且屬某狀公行事將以謁諸能文之士而銘諸幽乃次比而授之謹狀

右中散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强公行狀

公諱某字幼安錢塘人也皇曾祖諱冲隱德不仕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妣程氏封仙源縣太君皇祖諱至始以進士起家終尚書祠部郎中三司戸部判官以子貴贈金紫光禄大夫妣楊氏曾氏封吴魯郡夫人皇考諱浚

明歷尚書主客員外郎終兩浙路提點刑獄以公貴贈開府儀同三司妣趙氏封榮國夫人强氏之先其別自齊益本姜姓班班見于漢唐苻秦之書至國朝公之祖考始以文學大顯為世稱首公尤警敏四歲能辨四聲年十有五而孤太夫人相繼即世刻意問學居鄉數年人罕識面從鄉先生施國光學遇講解嘗默記數千言退而筆之無一脫遺齒最少同輩敬憚不敢為逸游慢戲開府公嗜學博極百氏造次未始釋卷公從旁觀之悉

能記憶問輒響答館客傳崧卿子駿極愛重之叔父文憲公淵明尤器焉居鄉最為鄉人所推薛太尉昂目為後進第一李修撰友聞而敬愛與為忘年交未冠以開府公恩補太廟齋郎調睦州遂安縣兼主簿時年二十二持身廉約一介不以取人滯訟有越十年者付公一言決之一邑稱服民有方澤者訟前令去之亟輸粟得官以自庇橫益甚士子郭霖卲振民之徒持吏短長以自衣食公來皆屏息悔過時朝廷重興州縣學官吏奉

行唯謹閭閻吒隷假逢掖立訟庭則長吏改容加禮事無曲直一切右之不則叫號讙呶或面罵不顧令不能制值公在坐則循循如平時以是公旦旦造令訟未畢不聽去也有詹天申者稍不遜公遣人諭以理少選詹之族長相率擕天申詣公愧謝公因勉勵之卒為善士後登科仕為陞朝官云縣歲給蠶鹽豪民刼持强取多或倍蓰吏破産以償公命工織竹為畚者百餘細大有差預實之亂其鈔而覆置之次第而賦訖事無敢譁者

吏以手加額曰使官得宰天下當如此盬矣未幾移長洲尉過市民皆啜泣後十有九年以避地復來士民爭出勞問相與調護焉時去亂未幾邑豪傑更為長雄亂屢起令姑息不暇公適寓居獨以遺愛得其歡心歲時問遺邑人賴以為安又嘗之淳安遣僕市藥于肆主人潛益其數公覺而歸之不從縣吏見之叱使去曰是嘗官吾鄉邑唯井水不以錢取汝曹無知敢汚若人耶及為長洲尉守盛章恃勢恣横郡官多諂以求進小忤意

中以危法公從容有常章敬愛之既去稱譽不衰未幾除主管編估局既而復改剴刷折鈔官物時文憲公年高多病跬步不許離侍側而折鈔官例不坐曹如公之志云改承奉郎除光禄寺丞兼大晟府雜務官踰年文憲公薨除公通判杭州年二十六人初少之而公遇事敏明老吏皆畏服以為不可及杭本鄉郡公持身廉平親舊來者禮之饋者厚報之恩意往來如平時皆得其歡心然終不敢以毫髮私恩公也杭為一都會多姦盜

吏薛昌以善迹捕名里中昌弟寧桀驁横一方州郡倚
以為用雖名太守莫敢詰每捕弗滿品即推一無賴者
號家人代之受責公取其牒視之曰姓名汝也又奚辭
即屬吏寧皇懼願自効公不聽昌走白太守守知公不
可奪卒杖之諸薛為少衰良民以安吏馬端者專掌鞫
獄一州側目公行守事端來不以時命數卒捽置庭下
痛捶之市人稱快迄公去不敢為姦公所決訟人多紀
之後方臘陷杭州族僧法秀者老而有戒行方逃伏山

中以書抵公曰州人出萬死猶談强寺丞斷事不去口到今郡人語及公必以手加額陳通據城叛尤嫉衣冠公出入兵間皆起立致恭云初公在杭待制趙公嵘來典是州公外諸翁也不敢以兒子畜公趙雅飾厨傳一日偕郡僚登雙門曰官奴殊未差擇將屬公公舉手謝不能且非某事有儀曹在趙愠見而罷其他規正多此類煞心愛公嘗語人曰吾内外族之賢者霈與幼安二人而已霈趙兄子也後為工部侍郎云公在職多餘暇

數遊西湖兩山間及龍山諸剎與文人秀士論文賦詩
及高僧逸人為方外之交每出行縣迹遍歷勝處徜徉
兼旬迺歸當是時權倖用事其黨皆據在州要職或銜
命出入每會集金帶爛然照坐在仕者多結以媒進有
驟用者公未嘗與之親昵然亦不得而怨也給事中傅
公墨卿使高麗取道錢塘歸語其弟崧卿曰方是時某
亦不能處之使如此蓋惟有道者能之及終更愛公者
以書私相賀曰强幼安完璧而歸可喜也公初佐徐端

明鑄獨泊然無阿附意日一見非公事未嘗請問官欲滿而徐去過公太息曰某嘗接前輩如公似之公去年受代時居舍在城西蒿萊沒人而邸店别業率頹毀不治葢未嘗役一匠者某心服焉始知徐初不敢以衆人見遇也罷官去京師寓景德寺與眉山唐子西以文字相酬酢子西夜過公語或到鐘鳴時宰相謝賔客有勸公詭道以求見者公謝不願久之得通判宣州杭倅選甚高前此未有復為倅者公至宣州守俞公壽燕舊好飲

撫不事事公到數辭疾不往守為之稍損事有與法戾者必從容規正時州方建神霄宫忠翊郎徐正德護宫門戟幡由京師來自謂童貫門人守畏權勢禮之如王人倨益甚郊迓數里外稱疾不得見公適到郡吏白致書不聽既視事問戟何為不立曰奉使有命須病間公曰此在選使臣爾護戟到州無他虞職也奉安迺州郡事彼何與守不聽公命一戍官即舟次諭以新通判意曰戟到久不立豈朝廷崇奉之意今擇日奉安儻管押

官病未閒持假狀來正德皇恐力疾出正德旣自他郡回曰童宣撫命我市物為錢若干須車以載公使索文檄閱視且問費將安取語塞不能報會部使者來猶據傳舍不肯避公遣牙卒二十輩遷之僧舍明日遂行衆論快服時宣和二年也是年十月盜方臘發睦州青溪縣十一月稍逼新安知歙州曽公孝藴移帥營丘知宣州上官公敦復老而畏愞亟求去得提舉江西常平知廣德軍韓公某亦以老病自列罷去三州皆以通判行

守事而宣歙接壤唇齒之國也賊勢日張承平歲久民不知兵遠近洶懼聞之朝廷輒寢不報江東帥司遣東南第三將西人號病關索者老于行陣慨然有平賊志然其所統乃江東諸郡兵爾皆恇怯不習戰駐軍歙州賊率衆來犯亟帥所部應之身冒矢石為士卒先未戰衆皆潰將死之賊遂陷績溪宣州大震先是御筆以江東漕李伺董率諸州兵討賊伺宣人也領江寧兵八百人馳赴山前既到宣聞歙已危頓兵不進公方繕城壁

募敢勇為守禦計分遣巡尉扼其要衝有攝管界巡檢張禹臣者自言將家子願自効請往杭宣境上氣鋭甚行三舍抵寧國聞歙已陷駐溪南僧寺不進中夜凴高遠覘如有火光然大懼委衆馳還所過以策叩門大呼曰寇來矣五鼓抵城下徑造宣城縣及漕使幕府言狀且云賊壁南門矣公使狀其事既又走南陵云賊臨青弋江矣江去縣不能五十里于是城中官吏百姓盡室奔竄一城為空公亟詣漕計事則既裝矣方退則已領

衆出北門趨江寧于是内外大擾冦攘蜂起先是漕使取太平州諸縣土兵弓手一百五十人自隨是日抵宣州漕以州無兵以畀公公使分護帑廩囹圄而州禁卒調發潰散纔餘三十六人各給兵仗列坐廷下目為親兵當是時官吏無復一人存獨公在焉騎詣諸獄慰撫囚之在禁者又走帑廩壊扃鐍以給士卒之仰哺者亟遣人往寧國問狀邑尉來告境内無冦昨夕貧民附火耳公訪得一二小吏求紙筆書榜以告百姓將乘時作

亂公覺之不為動入夜城中四面次第縱火從者襆被持馬促公去者數四云賊已入城縱火不可守矣公詭對曰吾決去姑更覘其實乃遣人之火所既又報火方起則又遣一人乃解衣就寢戒老卒曰吾夙興罷甚覘者至俟來晨併白于是投床大鼾衆知不可動不復言火矣翌日州監軍宣城宰始自城外還胥徒亦有歸者百姓訴剽奪者相屬公捕得命荷以大校帽其首如大辟者書其械以徇于郊外曰將不以常法治之于是人

始知懼宣州自政和末病水流徙者十室而九存者無以自贍及是肆掠居民宣城宰出民持檄赴愬遮道不得行宰以白公公命吏視其居處以類相從書其後以付廵尉戒以須生致毋擅取首級非格鬭毋輕用矢刃非經有司鞫實不以論賞于是鳴金鼓獻俘者早晚不絕公命列之於庭挾以鎧仗乃出據廳事士卒有功賞以金錢里正若土豪與有力者勞給加等延廵尉坐語温言相勞苦然後以賊付有司人人喜悅自奮未旬日

姦人屏息境内肅然安堵城中外戸不閉見道遺者輙連呼其人授之然後去先是城孤兵寡度賊到無以守有周某者自言有家徒三百膂力絶人願率以扞城官吏得之欣然請借兵資糧公獨疑之命赴宣城縣問狀周請與弓級蔣彬者偕行彬一見唾駡曰縣官何負汝乃欲反乎若須為強盜吾獲汝欲殺我甘心耶周撫膺慚恨窣陽怒彬叱使去好言諭周詰旦以爾詣州為汝請是夕大擾失周所在乃徑出村落為盜里正率衆圍

之格殺周搜其衣間有降書將舉城以應賊者益獨憚
蔣彬欲先以計取之耳方是時非公先見城幾殆漕憲
諷公清野及焚附城民居積聚公曰是非邉城比内外
皆吾民奈何棄之是時州縣察姦甚密城門晝閉商旅
不得行公曰賊所為遣間偵伺者以未測吾虛實也今
吾州無城與民孰不知之何以偵為重擾吾民無益也
命勿察城門啟閉如無事時間與同僚置酒髙會賦詩
為樂敵罔測不敢輕犯自軍興州縣多便宜殺戮以威

衆公獨不然張禹臣晚自歸衆謂當斬以徇否則械繫公曰某人臣也何得專殺且一命以上苟校有著令第付獄奏劾而已雖捕獲姦盜必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時取一二死囚斷其首竿于市遠近駭服事聞京師執政者拊掌驚歎曰儒者之勇也宜為江淮襟喉賊得宣則江淮横潰為京師憂是以時多比公于巡遠盡明年正月朝廷方起錢公即為守大軍亦踵來二月五日廬州隊將田某與三州巡檢黄訔與賊戰麾領下大敗賊

陷寧國直抵黄社距州城四十里時東兵將夏仔相繼率衆一千五百人趨寧國聞敗不救領兵徑還夜抵城外莫知為賊為官軍也守懼與漕使俱出北門欲趨太平州公亟自出城追及諭以利害與俱還賊聞大軍且到旁趨旌德州城復安當是時童貫出為統師思所以為歸報籍手者廣德軍有常平錢六萬埋地中軍倅取以獻貫大悦或以此諷公公曰軍興州縣所費無藝更以為獻將不免科調為一身計可爾如吾民重困何言

者愧服然貫由是不樂及第功他郡倅獲厚賞州守錢公就加龍圖閣學士而不及公錢初欲論于朝其子諫之畏禍而止是時帥臣監司咸欲為公言之士民亦為公訟功不已而漕以屢跳為恥衆相視莫敢發然欲黙不忍各以著令薦員舉公其詞則極道城守事内翰徐公勣以書抵公曰仁者有勇今見之矣碌碌鼠輩不足道也葢指伺輩云西州士人屈道從軍過宣州摭民言為楚歌二十章其末皆云我不去葢實録也其餘作為

語言以記一時之功者甚衆童貫既班師宣有四大寇環處境内合散出没四郊騷然州檄公督捕久之悉平先是諸州捕賊得輙殺不問其所由來良民往往為賊堅守巢穴屢拒官軍公請于宣撫司懸賞募為首及用事者脅從一切置不問又與帥約無遣將兵喜擾而善驚用之適足敗事在道者還之但會數縣巡尉及召募勇敢分布要路戒以無得妄出兵且諭巡尉曰吾曹第為國家畢事無貪功幸賞他時有賞適判不専有也多

寡當與諸君均之乃鏤板為榜百紙募人持入賊中揭道上衆稍離叛間有執賊來者問知脅從立慰遣之于是徒黨盡散獨所謂首領用事者數輩竄伏山谷未幾皆擒獲無遺公遷官一等廵尉第賞有差如初約焉公之以職事留郊外也一日得部使者檄以朝旨委公密具棄城官吏姓名方公攝事時郡官皆出境外間有馳歸者聞一虛傳即日去或白事未竟就坐潛遁雖主兵官亦然皆盤泊和太平真揚高郵逮事平始歸同時守

會稽者劾棄城官吏皆苛校遠竄守縣加職數等公念
事出意表安能人人責其固守獨守臣不可去爾人情
不相遠使數十百家流離狼狽已取厚賞安乎即報以
無棄城者僚屬由是獲免初郡官聞有檄憂懼不知所
出候公入城迎叩公猶相視懷疑公命吏取案牘示之
無不感服闕汪子東作序送行具載其事錢公號風力
帥所到不假僚吏以權獨重公為政事無細大一皆諏
訪文書經公者錢不復省視嘗行縣郡事留不決以待

然其為人尚威猛下情或不得通公介居其間以濟之錢嘗云公之處事初若不快人意徐而思之莫不曲當葢某所不及也倅宣二年領郡事者十七八比去民閉門遮道不聽去公去逾一紀宣州吏卒時猶為謳言相動云强寺丞來守此州踴躍驩呼以先覩為快公之友黄公子魯自新安之建康道宣州溪上飯于野店一嫗前問曰官識强寺丞否今安在曰在餘杭安否曰安則以手加額黄曰汝何為問之曰若人宣民再生父母也

自有吾州以來得知州通判知縣才各一人此其人也
問守為誰曰李龍圖令曰李朝奉益光椿年也公始還
鄉里造父友傅巖老迎勞曰宣城之節甚高行季有子
矣行季開府公字也楊公時一見公大奇之曰强氏有
此人一時名勝造門願交入朝道毗陵錢公諤事家居
賔客不得通聞公在門肩輿亟出留連歡甚曰公之為
政吏師也有德又有言老夫退居静念愈覺可服是時
王蒲當軸官以賄成因曰聞邇來官有定價非是不可

得公奕世清德其直不肯寧不得官慎勿為此公斂衽謝曰某素心也留轂下半年果不得官乃告去居鄉二年殆無出仕意親故更勸勉乃再趨朝詣吏部視文榜有湖州司録事者即求以歸時論為之扼腕而公恬然自若也楊公時屢為蔡攸輩言之不効公于蔡氏雖姻戚然未嘗少為之屈故不用及其將敗也攸子衎除𢧐猷閣直學士始薦自代雖其父祖猶以為然也唐公恪許公景衡相知尤篤㑹淵聖即位二公方向用慨然許

以振起及執政輒忘之葢公恥于自售故難進如此公
方待次里中會朝廷窮治朱勔黨與命江浙漕臣凡以
勔得官者即斥之莫知主名則求勔故吏俾疏姓氏由
是爭奪紛紛或訐以自售而公之代者亦惧墮罷中檄
既去矣一日漕使招公甚急面授檄使之官仍戒以速
行毋留且有所畀付公力明其不然曰閑居六年寧不
急禄然豈可厚誣他人不敢承命漕再三勉諭辭益堅
以公言為信然乃已既而代者始使人自辯然事已白

矣當是時猶用舊制圭田以四月三十日為斷月既望
漕以此動公曰籍彼不然而文移往來猶可易朔公辭
不願漕終身愧服士論益以此歸重公未到吳興郡守
直龍圖閣梁公端聞公名悚然以待時錢塘叛軍尚嬰
城湖卒董照等亦謀據城叛其黨以告為首者孥戮之
郡僚遷秩一等于是州下令諸營卒十人為一保一人
有謀十家坐之又聯城中居民為保伍以伺察軍士反
側不自安而公適到郡有兵士張青者夜梯子城西門

並茶肆登屋縱火未及燃為保伍所執一城洶洶質明
守命理官鞫于郡圃具得縱火狀因會郡僚議罪皆曰
當如約束戮十家公曰不然前日孥戮出于倉卒不暇
詳議然何可為常令日之事唯寬可以已亂不然衆怒
不可遏此州殆矣且焉知斯人于彼不有私憾未見反
狀當傅輕典同列曰唯前日用刑太恕無人忌憚若更
從輕則亂可立俟公固爭曰殺人不是好事須寬猛迭
用不然人人思亂矣守獨謂公曰纫安與某意合然則

當如何公曰焼有人居舍在法當死況當此時且近子城處以極典夫復何辭又問家屬曰徙鄰州又問十保人曰杖而釋之同列猶力爭守不聽退坐後廳書斷如公言未竟客至曰十保人已輕因令俱徙鄰州即命斬張青市中薄暮始治餘人登時迫遣上道家屬相送哭聲震野是夕卒輩無人色于是廵察益嚴溪下小舟一一搜索不遺時方增置武尉募新弓手二百人州令分守武庫以備不虞于是弓手横凌軍士軍士憤怨道遇

新弓手輙毆之守一付公使治公呼證左使前曰彼均
國家人也州郡遇之無厚薄但毆人者罪耳汝當以實
言不然先罪汝咸對以實又呼軍士前反覆問之至三
四然後杖之莫不悔服有龍騎節級陳方及舟師沈青
攘袂市中曰吾必為死者復怨一郡以為憂已而陳方
遇一鬻青果者于塗奪其刀揕之傷胷邏者録以送州
衆皆喜謂去此人有名矣公私語守曰慎無急殺一陳
方易爾然禍有不可勝諱者姑繫獄徐議之翌日傷者

困重始荷以大校方舉目直視鼻息咈然衆益懼已而其妻又詬罵果者怨其夫持刀逐已衆證不然杖而遣之于是雜然謂使方出獄必為亂當遂去之公曰法有限候限至徐議區處爾何遽也守呼法吏將改配公曰改配亦逃歸爾何益守悶計于公曰第付某決杖可也守狐疑慮累日不得已從公言諸縣隨之者數十百人公初命依法行決才數下方號呼若不能堪者遽命釋之且使陞階好謂曰吾視汝貌豈碌碌者異日立功名

享官爵殆未可量而輕生如此可乎使前日被傷者不幸遂死汝且不免雖有富貴將誰使享之太守兼管內安撫豈不能以便宜斬汝葢將責汝後效吾又從而貸汝亦知悔未也曰然曰僥倖不再而今而後當自愛毋忽方再拜謝衆卒歡呼以手加額曰官猶嫡吾輩于人類乎守初猶憂之後半月見公曰陳方帖然公勉以忠義之力也未幾沈青又以私釀捕獲衆持論如前日公曰不當與陳方異罰亦杖而釋之自是湖卒不復萌反

意州人于今不見兵革實公之功也苗劉肆逆挾詔旨以除内侍有寓他州者輒没其家貲徙之遠方吴興郡官一時受牒者數人惟公處之得宜毫髪不使有欺隱而其家以口賦服用飲食甚備具名物歸之案牘曰此固詔旨也其人感泣未幾有詔復給于是訴者紛紛而公獨晏然衆又愈服在湖一年半凡訴訟守一委公倅具員而已郡無留事公所決皆傅情法無纖介私州人思之不忘時公初脱兵革囊中無留藏猶視月俸有

餘輒分畀同事郡守益以此多之公雅志退藏見四方
多故遂挂衣冠去會新天子即位用人如不及翰林學
士汪公藻等交薦詔公主管亳州明道宫除通判永州
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初秩滿除通判泉州復改崇道祠
事任滿赴闕望傾一時凡論人物必以公稱首時有詔
從官薦堪任監司郡守者將書姓名御屏以待選用觀
其治否以殿最舉者又詔須明指事實不得泛論又詔
監司郡守有闕先除所薦人吏部侍郎晏公敦復兵部

侍郎劉公寧止給事中傅公崧卿以公應詔傅雅器公嘗欲以十科薦會資序礙格乃止為舍人時嘗以所草贈告三十六道書以畀公使書其後前後屢薦動輒數百言初以給事史官賜對又反復口陳不覺日旰皇恐謝曰臣奏事喋喋煩黷聖聽上曰不妨正要如是然與時宰無素卒不用乃從吏部調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到官會郡守數易倅白彥構適行守事性多苛而踈率文書有不合理者公輒持不肯下雖力取之不

為動既而出旁郡以州事諉公者凡五十日日閱訟牒千餘區理郡事一府厭服既而公諸舅徽猷閣直學士趙公霈來知府事趙雅愛重公日間見坐語堂上老兵輩悉屏遠每事問公以忠厚信于上下趙所施為一事近厚曰必自强大出不然則曰强大未言爾姑待之趙固勁正公左右之治狀遠聞己未秋大旱戸部尚書梁汝嘉建言漕運不通請下杭湖蘇三州募游手二萬人治漕河自秀州抵長河堰凡一百八里公得之笑曰彼

初無水源必待天澤無益第漕下塘可也且歲旱井眢
萬衆野處弱者暍死壯者潰而歸爾移書言事官罷之
是日大雨踰二尺漕運以通汝嘉憾焉吏部尚書張公
燾吏部侍郎劉公岑給事中劉公一止中書舍人李公
誼共薦公可用惟燾遂及宣城城守事丞相曰單方擇
守其以公往既而以私計辭行秩滿主管崇道觀宰相
秦益公既惎公行治兵部侍郎程公瑀乘間道公姓名
秦聞之欣然即除知常州始一識面歎曰清苦之士也

退而之郡歲且旱入境而雨告足自是凡有水旱走羣望應不移晷且間有異事公老于州郡聽决如流雖毛察應之如有餘率以辰刻退食未刻始復視事迨晡休吏卒當晝門庭閴然暇日書傳皆自校勘或手抄其從容如此為治簡靜不事苛刻人謂有前輩風度上下安樂之迨今士民思詠不去口貢獻賂遺一切罷去守臣供須非法所有一毫不取鄭州饋餉不以歸私家會元夕按樂行酒速于是漕始大怒因有媒孽其短者謂公

以廉自喜而中書有成規之言益嫁怨焉自是求瑕甚悉一日過州得二事銳意欲按治以委晉陵宰李璹璹力言其無有曰兹事如有之安能掩衆人耳目且監司有所劾必合公論乃終無悔彼人皆曰賢而害之無乃終悔乎漕大愧引道去于是屬吏之干薦者胥吏之懼罪者多受風旨至諷寓居過客以求公短自春迄冬了不可得歲莫再道舊治慚前事不效毛舉數事以劾皆公事又無其實坐是罷郡遠近寃之自漕之相伺察也

人人危之公初不爲動或勸引避者曰吾内省不疚以
朝命典此州俟譴黜爾雖漕吏亦以此服公及罷歸未
嘗片辭自辯有言及漕如未嘗相失雖家人父子間不
見其有忿色也自是凡三領崇道祠事公自罷郡買田
築室慨然有終焉志公所居占水竹之勝幅巾杖屨與
鄰里相徃來否則閑居一室左右圖史視一世榮利泊
如也如是者十年故人給事中劉公一止來見公喜曰
公形癯而神昌養之如此豈古所謂得道者耶既而得

徽疾以紹興二十有七年二月十有三日薨享年六十有七官累右中散大夫以久次賜服金紫開國餘杭縣公資禀既異涵養有道内外修整色夷氣清嗜讀書博覽强記自少迨老手抄口誦未嘗釋卷前言往行往往成誦取其要領以修身行己期于有用非特玩其文章而已也人以疑事疑義質諸公一言立決問者氷釋為文敏捷立成尤積思于詩以詩名世者皆見推許公嘗語人曰吾不事場屋不干舉薦未嘗為外物所挫故吾

之樂也全平生以清約為尚無所嗜好自少年以來未甞歷䗁坊酒肆若夫紛華盛麗性所不恱非勉强而去之者人以為公有外曾祖父趙清獻公之風焉仁而愛物内剛明而外和易後己而先人少壯時敏而銳勇于立事居正而行自謂賁育莫能奪也晚節益以盛德服人杜門卻掃宅心物表淵然其靜泰然其安對之使人不善之心銷也早從學浮屠者游出語簡妙多得其指歸臨終神色不亂善與人交久而不渝明而善容物未

嘗惡于人世人嗜好相反有若荼薺語及公皆心服蓋其處心平恕待人如一而然也聞人之善欣然如出諸已雖異已者猶喜道之街談巷議有可取者不廢也既老以樂聞過名其齋且自述其意為文置左右聞者益服其進德云于内外姻戚曲盡恩意少嘗與季父架閣公獻明同居開府公殁架閣公養生送死甚力既而亦下世公經理其家始終不怠士夫談之族人之無所歸者尤悉意存撫其任子也舍其孫而官其從父兄弟之

子既屬纊舌本强不能掉家人環問所欲言但能道孤
妖女名字而已聞者泣下既沒雖庸夫賤隸無不涕洟
咨嗟公行已于其細者每所加意益不勝載而大節著
于宣州城守時故某紀之特詳宣人周右司紫芝嘗爲
某言當寇迫時一日見公圃亭忽睇視自語曰何期今
日乃死于此方食意不在匕箸也以此觀之初未嘗有
去志非僥倖得名者周每言之心形俱服云公娶同郡
元氏直龍圖閣積中曾孫女封令人生二男一女長男曰

係將仕郎未冠而夭幼曰修年以公任從事郎女嫁右宣義郎曾某孫男女三人男曰迴並幼其孤某以二十有七年四月十有四日葬公于臨安府錢塘縣履泰鄉郁家山之原實適開府公基從公志也唯公于壙宜有銘于國史宜有傳于墓隧宜有碑謹掇公言行以告世之立言者求銘而刻諸幽且備異日史官採擇云某月日右宣義郎知湖州長興縣丞主管學事曽某狀

代從兄作伯母事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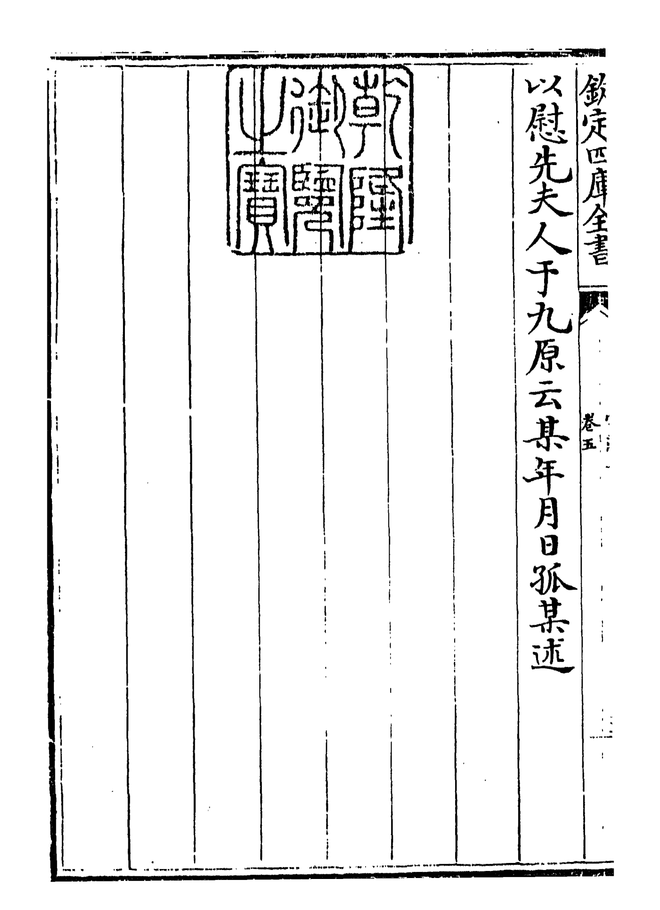
某人姓蘇氏眉州眉山人眉山之蘇族系世出具在外
氏家牒與國史所載曾祖諱某某官曾祖母某氏某國
夫人是生某人于倫次為季年十有九歸曾氏二十有
某年而發又三十有某年而卒于子之官舍時紹興丁
卯七月十有七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封太宜人子愔愷
早卒悟擢進士第為亳州士曹掾罵敵死事聞詔贈承
事郎怡右朝奉郎太府丞惲右從事郎常州録事參軍
憺出後叔父孫熹右迪功郎監建康府都稅院壽某某

未官孫女三人長嫁右文林郎張適餘在室某人㓜而端莊不見喜慍外伯祖父端明公特竒愛之字以季安出于儒家生長見聞動有法度至于智識髙明無妬忌之心葢出天性元祐初我祖父曲阜公外祖父欒城公志同道合並擢侍從先人始以胄子拜欒城公於京師一見而請婚焉時公兄弟道德文章為海内宗師富貴光榮實甲天下某人入門循循無驕人色曲阜公性髙嚴家人父子之間未嘗以辭色假之每見謂能盡婦道

祖母愛之為諸婦最曲阜公同氣十六人婚姻皆大家內外宗黨相扳援常數百人羣居儼然不強笑語以相媚悅而上承尊屬旁睦娣姒自敵以下納以恩意內外懷附交口譽歎積數十年如一日也先人既遭憫凶仕雖不遇必奉太夫人與俱太夫人雅好客所居室嘗擇要地親賓四來燕享無虛日某人幾伺顏色輒能得其指意太夫人以忘其貧先人無祿早世素不殖生產某人痛自約損以守孤均一之德能人所難屢哭所愛子

人不堪其憂而某人居隱約之中當憂患之來泊如也平生服用儉素恥事華靡春秋既高精力不少衰閒為子姓道前事亹亹不休聽者忘其疲歲時上壽華顛象服宗黨敬焉不幸屬疾猶諄諄家事如平時既病一置不問有請所欲言者曰吾胷中無遺恨若生死之變安之久矣復何道泊然而逝曾不怛化某荷遺澤列著定官行朝僅得三進封號尚幾期頤以遂烏鳥之志今已矣夫創鉅痛深天實為之曾氏世家建昌之南豐曾祖

太師魯國公諱某祖少師曲阜文昭公諱某皆即葬旁郡其墓在潤州者實自祖母兗國夫人强氏始而先人右通直郎諱某窆于丹徒縣長山之原其不肖孤既弗克奉先人之緒違天負神以底酷罰迺以某年月日謹窀穸之奉而合祔焉已事迺忍死啜泣而言曰生不能顯揚光大以極其養歿猶當假辭以傳後人知吾母之詳宜莫如舅氏且先人之葬既受賜矣舅氏當不我拒謹掇其大畧以請伏惟哀憐而諾之以宥其遺孤且



以慰先夫人于九原云某年月日孤某述